

現代漢語詞彙參考資料

沈陽師範學院

現代漢語詞彙參考資料

編選 沈陽师范学院語言教研室
出版 沈陽师范学院教務處教材科
 沈陽北陵
印刷 沈陽第二印刷廠
 沈陽南市區

1957年9月第一次印刷

选輯說明

为了帮助同學們更好地學習“現代漢語詞彙”，解決參考書缺乏的問題，間或掌握講義引文的全貌，我們选輯了有關詞彙學論文二十篇，編成這本“現代漢語詞彙參考資料”。

选文來源和作者不同，論點未盡一致，跟我們的講義亦間有出入之處，又以所論均為專題性質，也有的是我們的講義未能全面涉及的。因此，這些选文只能做我們學習上的參考，借以擴大知識領域而補疏漏或不足。

此外，有的問題迄為漢語學界未能獲得圓滿解決的，講義所持論點大都以目前通行的說法為準；凡遇到选文的論點跟講義有未盡合拍之處，仍以講義為依據。

——选輯者

1957年7月31日

目 錄

-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語言与思惟的关系……………
…………… A·福斯特利可夫 (1)
- 談語言和思惟的关系問題…………… Л·И·蕭茨卡娅 (27)
- 思惟与語言……………捷普洛夫 (33)
- 論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德·高尔斯基 (43)
- *
- 巴甫洛夫关于兩种信号系統的学說……………Э·Г·沃祖罗 (67)
- *
- 詞汇与基本詞汇的問題…………… С·И 阿热戈夫 (79)
- 从字的組合談基本詞汇……………李作南 (84)
- 基本詞汇的性質和范围……………張世祿 (88)
- *
- 詞汇的新陈代谢……………周定一 (95)
- *
- 关于汉语構詞法的几个問題……………岑麒祥 (102)
- 略論汉语構詞法……………張寿康 (108)
- 現代汉语的構形法和構詞法……………邢公畹 (123)
- 詞和詞組的区别……………洪篤仁 (153)
- *
- 詞义和字义……………張世祿 (170)
- 关于多义詞的几个問題……………武占坤 (173)
- 論同音詞……………刘冠群 (180)
- 談同音詞和一詞多义……………孙良明 (186)
- 反义詞及其在構詞上和修辞上的作用……………張拱貴 (191)
- 同义詞和反义詞……………魏建功 (203)
- *
- 同素詞的結構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丁勉哉 (222)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語 言与思惟的關係

A. 福斯特利可夫

語言与思維及其相互关系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义世界观中一个極其重要的問題。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注意这个問題。他們第一次創立了語言与思惟之起源和发展的唯物學說，指出了語言与思惟的联系以及它們对人类历史活动的依賴关系。他們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态”等著作中，唯物地論証了語言和思惟的起源，陈述了有关語言和思惟的極其重要的原理，使我們得以正确了解語言与思惟的关系，以及它們对人类发展的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发展和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語言与思惟學說。列寧極其注意語言与思惟在認識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問題。他特別指出了語言历史的重要意义，認為它是“認識論和辯証法借以形成的”^①許多知識中的一門知識。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是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語言与思惟學說的一个新的傑出貢獻。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揭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关于語言与思惟的联系之原理之實質及意义，并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和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中这一極其重要的問題作了新的深刻闡明。斯大林这本关于語言学問題的著作，是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簡單化者和庸俗化者作不調和的斗争的典范。斯大林关于語言的发展依賴于人們生产活动以后語言在

^① 列寧：“拉薩尔‘爱非斯黑暗之哲人赫拉克利的哲学’一書摘要。”
“哲学筆記”，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九七頁。

社会生活和認識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原理，丰富了馬克斯列寧主义的哲学，并根本推翻了馬尔的思惟可以离开語言而存在的唯心論論斷。

—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的語言与思惟学說中，基本的原理就是：語言和思惟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乃是人們实际劳动的反映。思惟与語言，这是随同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現象。

恩格斯在強調劳动对人的有声語言和思惟之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时寫道：“我們在某种意义上必須說：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①从猿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也就是人的語言和意識产生和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是类人猿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使类人猿的手变得自由了，并能在劳动过程中逐漸趋于完善。斯大林同志說，原始人如果不直立行走，“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帶，于是就不能利用語言，他的意識的发展也就会根本受到阻碍。”^②

只有在直立行走之后，猿的不发达的手才在劳动的过程中发展成了人的劳动器官。經過数十万年的劳动而趋于完善的人手，与猿的不完善不发达的手有根本的區別。猿的手只帮助猿在树上筑巢或造棚以避风雨，抓住木棍或石块以防御敌人，并完成另外一些簡單的动作，人的手則不同，它使人能够制造各种劳动工具，并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做出任何一个猿不能做出的各种極为复杂的工作。人的手所以能够达到高度的完善程度，只是因为人進行了劳动，运用了劳动工具，使手适应于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的动作。因此，恩格斯指出，人的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也是劳动的产物。

恩格斯說：“手的技能的專門化，意味着有了工具，而工具則意味着人类的特殊活动、人类改造自然的反作用——生产。”^③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解放社版，第一頁。

②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解放社版，第三十頁。

③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三联書店版，第二〇頁

恩格斯指出，动物也运用工具，然而那只是它們身体上的器官而已，如蚂蚁、蜜蜂、海狸等等都是这样。劳动并运用在劳动过程中創造出来的工具，这是人类的特点。只有人，由于他在劳动过程中制造工具并运用工具，才能够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的烙印。馬克思說：“劳动手段的使用与創造，虽在其他某一些动物間已見萌芽，但却为人类劳动过程的特征。”①

动物沒有真正的思想和語言。人的祖先所发出的声音，还远不是語言。只是由于在劳动过程中制造工具和运用工具，在形成中的人才有了互相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从这种需要也就产生了分节語即語言。

馬克斯說：“語言与意識同样是早就有了的……与意識一样，語言仅在对互相交际有了迫切要求和需要之后才产生。”②与动物的声音根本相反，語言首先是人們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因此，人的語言与动物的声音間的根本区别，在于語言按其起源和发展來說是受社会条件制約的，而动物的声音則純粹是在生理上适应周圍环境的結果。因此，如果直接用原始人以前的动物的声音來解释原始人分节語的起源，是根本錯誤的。

还有一种观点，認為有声的分节語似乎不是作为交际工具，而是作为与原始人的生产相联的感情的工具而产生（魯阿列，馬尔），也是同样錯誤的。实际上，人的語言是在劳动过程的基础上由于人們有了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的分节語。

恩格斯寫道：“……劳动的发展必然使得各个社会成員更紧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为劳动一发展，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情形就增多了，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員就一目了然了。簡單地說，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有了互相說話的需要。这种需要促成了說話器官的形成：猿类不发达的喉管，由于音調的变化，慢慢地然而不断地改造起來了，能够操縱更发达的音調变化了，口部的器官也逐漸

① 馬克思：“資本論”，三联書店版，第一卷，上册，第一二九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出版社版，第六四頁。

学会了連續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①

恩格斯这样从劳动过程來解释語言以及思惟的产生，是唯一正确的；这种解释与认为語言和思惟純粹是人在生理上适应外界条件的現象、純粹是人的机体的特殊机能的自然主义观点，与认为語言毫不依赖于物质现实而是由精神产生的唯心論学說，却有根本的区别。

与所有关于語言和思惟的反科学观点相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家教導我們說，語言与思惟不是自然界或精神的贈品，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劳动的产物。在劳动过程中，人的生理变化了，人的腦髓及其工具——感觉器官完善了。“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同劳动一起产生的分节語——这两者仍是主要的推动力，在它們的影响下，猿的腦髓才逐漸变成人的腦髓，后者虽与猿的腦髓十分相似，但远較它大而完善。”^②

語言作为人們互相交际的工具、作为人們用詞表达和巩固其思想的工具，是与人类社会、意識一起产生的。斯大林同志指出，現代語言的要素还在远古时期就已奠下了基础。原始人的語言是很有限的和原始的，但終究是有声語言，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有声語言与思惟一样，也是在人的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但是，一旦产生，它就或为推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惟发展的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強調有声語言在人类社会和思惟的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时寫道：“有声語言或字的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历史上任何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都不能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人种学里面任何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說，象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都不能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有声語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解放社版，第六頁。

②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解放社版，第六頁。

利斗争并达到我们今天已有的进步力量之一。”①

由于斯大林对有声语言在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了如此深刻的说明，马尔的主张的全部荒谬性就暴露无遗了。照马尔看来，似乎所谓手的语言②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它使人们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渡过几种物文化的漫长时期。马尔断言：

“手的语言不仅使人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形象化的概念，与集体中的全体人员交往，而且还作为人们与别的部落及本部落交际的工具，使人有可能发展其概念……”③

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彻底揭露了马尔关于手的语言的理论之非科学性，指出了他的下述论断的错误：手势语言和字的语言④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会长期没有声语言而用手的语言解决问题。斯大林同志极其明确地指出，有声语言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所谓手势语言的意义，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由于它极端贫乏和有限，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不是能这样或那样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手势语言乃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讲话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

与认为语言源于人们互相交际的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理论完全相反，马尔认为音节的产生决不是由交际的需要引起的，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当时有日用语言——运动语言或手的语言。马尔写道：

“运动语言不论在技术上或思想上都完全适合于人类初期脑力发展的特点和水平。”⑤

马尔关于手的语言的牵强的附会的非科学观点，在逻辑上必然使他得出关于有声语言的产生的荒谬透顶、玄妙莫测的反科学观点。

马尔声称，有声语言的起源，“必须从那些为生产上获得成就所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二页。

② 手的语言即手势语言或运动语言。手的语言，运动语言都是马尔的用语。——译者

③ “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〇二页。

④ 字的语言即有声语言。——译者

⑤ “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二九页。

必需的，并且伴随着某一集体劳动过程的神奇动作中去寻找。”^①馬尔既說有声語言是作为神奇的工具而产生的，因此他断言有声語言的使命也具有神奇的性質。馬尔寫道：“……最初被运用的有声語言不能不具有神奇的性質，它的个别的字不能不当作玄妙的东西來重視。人們珍視它，并且保守秘密，不讓別人知道，就象人們至今不讓別人知道其玄妙奇特的猎人語言一样。”^②

根据馬尔的非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神奇工具的声音語言，起初为特权階級、術士所有，他們“把它保守起來”，不讓普通人知道。因此，有声語言不可能是人們間的交际工具。它的唯一的使命就是充当術士与圖騰的交际工具。在馬尔这些关于有声語言的任意臆造、牽强附会的論断中，有声語言后來又怎样成了群众的財產，如果只有術士享用它，它是否能一般地发展起來，这些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楚的。其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語言的发展如果离开共同生活和互相交談的人，那是同一个人脱离社会单独進行生产一样荒謬的。

馬尔关于手的語言以及有声語言的玄妙莫测的起源的理論，純粹是唯心論。

馬尔断言，原始人的思惟具有神話的性質。“人类当时是用前邏輯的思惟進行思考，沒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形象化的表象，这种表象的相互联系对于我們的感覺是陌生的。”^③

前邏輯的思惟，据馬尔看來，就是当人們“还不能思想”而只能“神話式地感知”外界現象时的思惟。人类思惟在其发展的“前邏輯”階段的唯一內容，按照馬尔的断言，就是对于神秘莫测的力量和圖騰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象。原始社会中人們的思惟被馬尔說成是一种虛幻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东西。

与馬尔的唯心論观点相反，馬克思主义教導我們說，任何时候意識都不外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生活的实际过

① “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八五頁。

② “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〇四頁。

③ “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二九頁。

程。馬克思說，原始人的思惟不是什么脫離他們的物質生活的東西，相反地，它是直接由他們的實踐活動產生的。“觀念，表象、意識的產生一開始就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和物質交際——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①

人的意識乃是有高度組織的物質——腦——的屬性，但這種高級的，新的屬性僅為人腦所有，它是在人積極影響自然界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的。人在改變外部自然界的同時，也改變其主觀世界，發展其意識。

馬克思寫道：“……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並且，只要人存在，它就永遠是社會的產物。②”可見，離開社會，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意識與思惟。

恩格斯在談到人的思惟的發展依賴於人的勞動時寫道：“——人的思惟之最本質的與最密切的基礎，恰恰是人之改變自然界，而非單獨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慧的發展是和人學會改變自然的程度成正比例的。”③從恩格斯這些話可以知道，人的意識所以能產生和發展，決不象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所料想的那樣，是因為人消極地、直觀的反映了自然界，而只是因為人能動地改變了自然界。

人的思惟首先是這樣的：他意識到最鄰近的可感覺的環境和與別人的最親近的關係，意識到與周圍人們來往的必要性，即開始意識到人一般是生活在社會里的。人在影響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的時候，愈來愈完全而深刻地在其意識中反映着自然物，這些物的屬性，以及自然界的規律。恩格斯說：“由於手的发展，由於勞動，人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了這種對自然的統治一天比一天進步，人的眼界也就一天比一天擴大。他們從自然物中不斷的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的各種屬性。”④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群眾出版社版，第五二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群眾出版社版，第六四頁。

③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三聯書店版，第二六〇頁。

④ 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解放社版，第五頁。

馬克思主義經典家的這些原理，完全推翻了馬爾關於原始人的思惟之神話性的論斷。人在遠古時期就已在其意識中基本上正確地反映周圍世界的事物，這使他能夠不僅在生理上適應環境，而且能動地影響外界，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外界。隨著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的增加，人對自然界的影響也擴大了。

在勞動的基礎上，人的腦子也發達起來，“最初人意識到了造成個別實際有益結果的條件，而後，在這個基礎上……懂得了決定這些有益結果的自然規律。隨著這種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的突飛猛進，改造自然的方法也就增多了。①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家教導我們說，人的意識從它一開始出現起就不是什麼消極的東西。它作為人的生產活動，勞動的反映而產生以後，就反過來能動地影響生產活動，影響勞動和語言，增多它們的成就，並不斷地推動它們向前發展。

在物質生產的發展過程中，人的意識愈來愈豐富了，他的抽象思惟的能力，最初對周圍世界建立極簡單的概念而後建立較複雜的概念的能力增長了。原始人的思惟的發展，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是從生產開始的，即是在這種情形下開始的：人需要用積極的行動掌握外界對他有最大意義之物，並以此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馬克思說：“由於這一過程的反復進行，這些物的‘滿足人們需要’的能力遂在人們的腦子中被牢記下來，人們……也就學會了‘在理論上’區別能夠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之物和所有別物。當往後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時，在人們的需要以及人們借以滿足其需要的活動之種類增加和進一步發展以後，人們就給許多種物取了獨立的名稱，這些和已被他們在經驗中與其餘的外部世界區分開來了。②”

所以人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起先學會了從許多複雜的自然現象中抽出個別物來，給予它們名字、稱呼，而後，在生產進一步發

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三聯書店版，第二〇頁。

② 馬克思：“對華格納的書的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四六一頁。

展的过程中，在互相比較某些物的时候，人在这些物中間发现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創立了一般的概念，以及包括所有这一类物的口头用語。当然，人們最初的概念是非常簡單的，因为它们們所概括的还是人們簡單之至的实践活动和人們用以滿足其需要的極有限的一些物。但即使是这些最初的最簡單的概括、概念，如列寧所指出的，也已意味着人認識了外界事物的客觀联系。由此可見，人由于实践活动而認識了物的客觀联系，发现了外界物中共同的、本質的东西，起初产生了表象，而后产生了如因果性、偶然性、必然性、一般、个别之类的概念或范畴。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概念都是从人們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來的，都是人的社会存在其意識中的反映。

如果与外界物的口头用語和名称一致的字的語言沒有产生，最初的概念是不可能产生和繼續发展的。人在其社会劳动过程中影响自然、改变自然，这是人类思惟在其全部历史时期中发展的基础。

語言也是这样。斯大林說：“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里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語言也将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无所谓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发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語言在各个階段的发展——从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从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从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决定于社会的发展，生产的发展。語言作为社会現象是經常在发展、洗鍊、丰富的。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的发展，語言也发生不断的变化：个别已經陈旧的詞、語、文法形式消失了，但同时詞汇中也添加了許多新的詞，文法構造也在不断地改進。

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关于語言与思惟統一的学說，在巴甫洛夫的信号系統学說里具有自然科学上的根据。

第一信号系統和第二信号系統，如巴甫洛夫所发现的，是客觀实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頁。

在借以反映于我們腦中的機構。

在第一信號系統里，客觀實在由于物體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而借感覺形式反映出來，在第二信號系統里，客觀實在通過第一信號系統，再用詞和概念概括了第一信號系統的無數信號而反映出來的。第一信號系統是形象化的思維的承擔者；第二信號系統則是抽象的，口頭的思維的承擔者。

巴甫洛夫說，現實的第一信號系統是人和動物所共有的。但由于勞動的發展，人除了第一信號系統外，還有第二信號系統，這是另一種性質的、人類專有的信號系統，它以發出的、聽到的和看到的語言文字為其形式。^①

人腦與猿腦之質的區別，在於人腦有從事語言活動和進行抽象思維的能力。在人的勞動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分節語和思維組成了第二信號系統，如巴甫洛夫院士所說的，這是人的高級神經活動機構的一種特殊的附加物。

巴甫洛夫之發現第二信號系統，光輝地証實了恩格斯關於人腦與猿腦有質的區別的原理。

巴甫洛夫以其發現推翻了凱勒爾的唯心觀點，後者把高等猿類的思維萌芽與人的思維混為一談。巴甫洛夫用高等猿類的實驗確定，猿和其他動物一樣，它的高級神經活動的一切表現，從最簡單的一直到較複雜的，即聯想，都是由於外界之物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而產生的，並且僅在第一信號系統範圍內實現。巴甫洛夫說：猿的思維可以用肉眼從它的行動中看到。這就是說，猿的高級神經活動，雖然已呈現思維的萌芽狀態，但還沒有超出形象化或“物象化的”思維的界限。

巴甫洛夫說，我們人則有“口頭的和不具體的思維”，即抽象的思維。抽象的思維具有以詞表現出來的概念的形態，是第二信號系統的機能，為人腦所特有。巴甫洛夫指出，人的“一切複雜關係都已轉

① “巴甫洛夫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五六八頁。

入第二信号系統。”人的这些复杂关系就是思维活动和語言活动。照巴甫洛夫看来，通过詞“人們互相发着信号”。詞是“第一信号的信号”。这就是說，第二信号系統沒有第一信号系統是不存在的。它概括第一信号系統所表現的东西，并且加以校正。

人的第一信号系統給第二信号系統的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感觉材料，第二信号系統則实现着思想过程、思想体现于語言的过程。人的这两种信号系統是密切相联并受社会条件制約的，因此，不能把人的第一信号系統完全与高級动物的信号活动混为一談。后者純粹是在生理上适应外界条件的結果。巴甫洛夫說，語言的信号或信号的信号，“是现实的抽象，并可借以概括，这就形成我們人类所独有的特殊的高級思维，这种高級思维，首先創造了全人类的一般經驗，最后創造了科学，即人类借以高級地判明周圍世界和人类本身的工具。”①

第一信号系統与第二信号系統的相互作用，是生动的直观与抽象的思维間的統一和相互联系在生理上的基础。但同时應該看到，不論第一信号系統与第二信号系統的統一，或与这种統一相联系的感性認識与抽象思维的統一，都是由人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这两个根本不同的認識階段才能統一。抽象的思维具有以詞表現出來的概念的形态，它依賴于生动的直观，从直观产生出來，而生动的感性的直观是在实践过程中合乎規律地轉变为抽象思维的。

語言与思维一样，其存在和发展，都依賴于人們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之发展。語言与思维有同样的物質基础，因此，它們之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

二

思维与語言属于在社会存在的整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各个階段都起作用的社会現象之列。它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們社会劳动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的，与人們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① 巴甫洛夫：“客觀研究动物高級神經活动二十年的經驗”，一九五一年俄文版，第三九二頁。

斯大林揭穿了馬尔及其“門徒們”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公式，即所謂語言有階級性、語言是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論調，并說明了語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區別。斯大林指出，語言是由千百年來社會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几百代人的努力所产生的，它不是替某一階級服务，而是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替全社会服务的。“語言作为交际工具曾經是、現在还是对社会是統一的，对社会的成員是共同的。”①

斯大林关于語言之全民性的原理給我們指出了一条道路去正确地理解思惟这一社会的和全人类的現象之本性。

大家知道，馬尔不仅把語言，并且也把思惟認為是有階級性的現象。他在其“語言与思惟”这一著作中断言：“……沒有非階級性的語言，因而也就沒有非階級性的思惟。”②

馬尔錯誤地把語言与思惟同意識形态混为一談，把全人类的思惟与各階級的世界觀視為同一，并根据这点把語言与思惟宣布为上层建筑的范畴。他寫道：“意識形态的形式如下：一、最簡單的意識形态——語言与思惟；二、最高級的意識形态——宗教、艺术、道德、法律、政治意識形态、科学和哲学。”③把各种社会現象混淆在一起，不加區別地把它們全部列入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样的做法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是把馬克思主义直接庸俗化。事实上，人类思惟按其本性來說，无论如何不能归入上层建筑，其原因与語言之不能归入之上层建筑是一样的。

思惟是人脑受社会条件制約的、反映无穷变化着的客觀世界之特性或能力，是人类認識的工具，它不能象上层建筑那样随着某一基础之消灭而消灭。

人类思惟并不象上层建筑那样每次都随着新基础之产生而重新产生，而是一經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便作为統一的全人类的思惟在人类历史的整个时期不断地发展着，作为千百亿过去、現在和將來人的思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頁。

② “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九一頁。

③ “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一三——一四頁。

惟而存在着。

馬克思寫道：“因为思惟过程本身是由一定条件产生的，本身是个自然过程，那末真正能理解事物的思惟只能是同一的东西，它仅仅由于发展的成熟程度，特别是思惟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差别。”^①思惟是人在其劳动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它为一切人所固有，虽然不同的人由于他们脑子——思惟器官——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实践（它在人的思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水平的不同，因而对现实反映的程度、深度各有不同，但思惟仍是“同一的东西”。

思惟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与人在自己一切活动范围（生产、基础、上层建筑）内的工作，与人的全部社会实践是密切相联的。思惟的作用范围与语言一样，是无止境的。

我們不能把人类思惟认为是上层建筑的范畴，也不能把它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无容置疑，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思惟也与语言一样，能被不同的阶级当作传播自己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来利用，并实际是在被利用着，但思惟本身按其本性来说是沒有阶级性的。人类思惟决不是根据馬尔所捏造的和他的門徒所傳揚的公式而发展的。馬尔提出了一种反科学的阶段论，主張语言与思惟是经过思惟运动中突然的爆发，急剧的革命变动而发展的。语言与思惟经过爆发而更替的阶段论，就是馬尔把语言与思惟錯誤地理解为上层建筑、把它们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的结果。

斯大林揭穿了馬尔对语言发展的非馬克思主义观点，他强调指出，通过爆发而由旧质过渡到新质的规律，是不适用于语言发展史的。

“爆发”论也完全不适用于人类思惟的发展。思惟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有思惟的各种不同阶段间的密切联系。思惟发展过程中每一已经达到的阶段是以往发展的新的、高级的成果、但不是极限。这

^① 馬克思：“給顧格曼的信”。“馬恩通訊选集”，俄文版，第二〇九頁。